181
25
12

文政元 戊寅
五 壬午

二 己卯
六 癸未

三 庚辰
七 甲申

四 辛巳
八 乙酉

文稿

八

慶應義塾圖書館

平泉文稿卷之八 起文政元戊寅 終六年癸未

大槻文庫

題講堂小誌 戊寅
邦君視學所畫記
東海産異物說
栽鷄冠花記 己卯
太舜命契畫幅記
重題講堂小誌 庚辰
琴說
鎛銘 并序 辛巳
文會引 壬午
論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權營文廟告后土氏儀
權營文廟告后土氏文
權制文廟成祭先聖儀
祭先聖文
苟美堂記
硯銘 癸未
裁十葉錦記
筆贊
朝聞道夕死可矣說
魯西並板世界分合圖和鮮序
徹山公遺愛松記
邀賓賦 并序
題洋林餘響
跋佐容翁奉謝帖
斷金餘眉引

大韓文獻

題講堂小誌

清準嚮奉　旨大營講堂其制作之法結搆之度觀象察法原數而推理實邦家學政之大典不亦希世之盛舉哉清準旣當局樂其成於是紀其本末述其制度遂又詩爲頌以歌詠其事云文政紀元戊寅三月朔旦仙臺府ニ學ニ頭大槐清準識

邦君視學所畫記

講堂總二十五室學當中央而校接四正庠序周遭由外而外視學之所設於北校北校五架橫畫爲兩三北二南南二爲堂北三又卽縱畫之爲三中爲正室左右分二共爲掖室正室之北壁其六一壁內塗金左右紙障腰下施板若衫有襴然正掖向堂皆設裱籀掖之北各兩戶自戶角繞堂外紙障亦設焉其標正室曰養賢堂卽 徹山公舊額移焉此乃邦君視學所之制也正室之壁西面畫老梅葩而魁東面則長松歲寒愈蔥獨正壁有待也空梅外則兩虎伏

相向非肆忿悁至情凝而眼睛瞭焉次有二鴈焉一
息一衛蓋以相保輯輯焉存爾道也黃鳥聯飛相呼
於春嚶嚶之聲如乎有聞松下則蜂蟻各有羣團結
輯睦有道存也鵰鶚其鳴關關兩情纏固一悃悃然
也三鹿或臥或瞑其性和輯不待呦呦鳴也此皆紙
障襴板之所畫也其蒼顏四目石焉麻樹陰耽耽乎
覩鳥跡默翰何其深殆飛越神采映徹乎古今右則
龍馬跳而河獻圖左則神龜浮而洛呈書此皆褚篇
繪焉而面室然也若夫北戶鳶飛戾天魚躍在淵室
內所畫於是焉極堂則鳳凰梧栖竹餌山水之秀媚

飲啄爰獲止矣凡此皆畫匠東洋作惟鳶與魚其徒
東駿寫焉其義則清準奉旨選定之矣夫四時之運
顯於梅貫於松品物流形於其中五性何擇人物咸
同是以蜂蟻微蟲猶有君臣威虩如虎父子最親鵰
鶚翎禽摯而且別鴈聚相衛飛亦秩秩且夫鹿與黃
鳥嘉爾友道乃達觀此仁禮義智其排成行唯信兼
左右茲存五常矣夫民庶物類之蕃林林而生總總
而居開物成其務孰能裁諸乎蒼頡出而文字起道
藝於焉而紀今夫鳶魚上下皆與道照然無非教也
雖然其象迥然故天以圖書觀民生終日言豈離乎

此耶夫然後文物盛明有取乎鳳矣此其為畫固有
旨趣無非教也然興學所主孰曰在茲必曰在教法
若夫教法之詳以俟他日文政紀元季冬朔旦記

東海產異物說 戊寅

文政戊寅季冬客有見人擢於宮議之曰蚯蚓化而為龍者余以為不然故作此說

東海之濱嘗產異物蜿蜒而動然其為物也微其為形也漫然不吟面目又無有鱗與角矣以故衆過之者去不顧曰是蚯蚓已側有一人獨異之曰此豈常蚓也哉雖則無鱗與角而一際風雨震天動地殆不可測衆皆笑之夫物之靈也雖小能起雲雨震天動地變幻百出不可端倪吾嘗察此物冥窮混鋩恬然而處澹然而守久望風雲而不欲小試當此時也不困於螻蟻幸矣衆之笑不亦宜乎蓋靈物之乘其機

而上下於天也高山巨海窮途絶谷莫為之隔碍是以在冥窮混鈍之中而涵育煉熟其體有立皇天乃動其機小化而為大困變而為泰厄轉而為亨脫然躍於青波之上矣於是乎升降飛翔閃々乎倏往忽來起雲飛雨鼓動羣物開闔天地神變妙化千態萬狀其狀莫測聞者慴見者走衆皆瞠然額其手曰蚓能生鱗角上下於天不已前之一人乃抵掌曰若斯靈妙變化蚓焉易其性蓋靈之性大蚓之性細靈者有鱗角而蚓則無鱗角嚮謂鱗與角者非真無也纖微而難見耳故能觀者察大於微燭有於無物本微矣何能化大物本無矣又何變有之有而衆乃囂々然曰蚓能化靈微能化大終身不曉世豈無是類耶噫

栽鷄冠花記 己卯

鷄冠之於花中地奇異者也。而乃不見賞於世、何耶。其花優乎妍麗妖嬈之色、而或乏乎穠郁薰馥之氣乎。或有風標顏度慊於人心者乎。抑亦為其與競斯須之榮。而取嗟惜之賞者。大異而然歟。吾乃竊識而喜之矣。夫盡花者。必主乎木花。試舉木花道之。蓋苞蔕蕚萼心瓣皆具。而開落有數者花之常也。雖卉花或與木花不同。然未有如鷄冠之大奇異者也。鷄冠之為花。莖抽數寸。乃結花眼一星之紅。生之滋榮。以至於霜隕之時。葉雕而花乃槁。故鷄冠有榮枯。而無開

與落矣。今狀其花則有若開聚頭之扇者。有若立帚子者。有若垂瓔珞者。今夫鷄冠苞蕾蕊萼心瓣五者一不具。而別是一種花樣。寔花中之特奇異者歟。然以其花易生。而戶戶皆插。人人常有。故人不復異之。又從而不貴也歟。凡賞物者其於花清奇妖艷競斯須之榮。而閑落有數。不可多時看者。人每嘆惜嗟賞焉。鷄冠之花。其榮反之。而亦人所常有。故其妍麗不讓於他花。而不取賞於人。吾乃竊喜而取之矣。府學掃除戶首名萬助者善樹藝。今茲七月十日。携鷄冠花若開扇者十根。若垂瓔珞者二根。來貽我。我列栽其十於官舍中庭。整然如列矛。其高自一尺一二寸。乃至一尺六七寸。所謂壽星者歟。其花大者比叉子。小則比拳而大。有花頂圓者。有圓而平者。有圓而四垂者。圓而似扇平者。平圓而隆起者。花頂整々者。如亂頭者。此皆開扇花之屬也。其二則分栽於室面背。其大者高五尺有奇。其枝散垂如柳條。而纖花纏繞。恰如垂數十紅繩。而繩長餘二尺者。其枝之尤乎。其小者花繩一條。高迄三尺許。乃下垂。若旄尾然。此乃垂瓔珞之屬也。於是審其色。二同而十異也。同者桃紅。〻〻日變。自淡而濃。其異者曰大紅。曰緋紅。曰殷

紅。曰蘇木紅。又有白帶黃者。有金黃者。有老虎黃者。老虎黃之淡者。青蓮之淺者。青蓮之淺而暗者。花色凡如其數。而其老虎之黃者皆二色。二色卽本色與紅也。嗣而又獲其若帚子。而高一尺許者三本。栽於其旁。色皆紅而如拳大。余旣得此三種。而灌培數日。妍日發而色更明。如此而復閱一二月。其妍麗妖嬈之色爲何如哉。是有似乎君子和順積而榮華發也。雖其或乏乎穠郁薰馥之氣。然至於其風標韻度。如毅然立於朝而無諛色。煥乎有文章。則亦是君子惟肖。與其競斯須之榮。而取嗟惜之賞者。其風標何如耶。是余之所以竊喜而栽之也。萬助素喜樹藝者。作記示之。且以自省。尚亦有所反求而省發乎哉。文政二年八月

大舜命契畫幅記

講堂成之明年十二月、英山公肇位講堂大饗學官、厥明年四月、公卽世、國相川口邑主遠藤元長奉公遺旨、歲十二月癸巳、朝率內務長官中村景房、大會講堂、學督大槻清準、左右貳學大內定盛、千葉壽胤、凡在學職員一百有一十餘人、及諸生數百人、咸臻國相位于學室東北隅、西面、令揭大舜命契畫幅於邦君侯視學之室、川口主進至畫幅前、北面拜、畢復位、乃誥衆官諸生、凡在列者曰、先公爲政、據仁務義、故旣興學、命畫洋繪舜與契

其誥誡語躬親書之揭以觀學官諸生亦猶大舜命
契則　公之所以自期與所以望於人盛意昭々
也而昊天不惠中道即世雖然　嗣君仁孝紹述
在茲爾衆官諸生欽旃勉旃大舜命契清濬其明之
清濬雖菲才既掌學鐸義不可辭乃諾謹推明其義
曰人之有道也居然甘飽暖無教以檢之飛走何擇
惟舜惻之令契爲司徒命之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舜
之所以則天明而教人倫也夏殷而下方始建學以
教之是故所貴乎興學者以俾人各明道義惇綱常
爲子孝爲臣忠少長慎序朋友守信供職竭力仗義

效死也苟欲外於此以爲學非道也非教也非
先公望於人之意也　先公抱聰明之資蘊道義
於內故其發於心也其決志浩然其處事沛然是以
先公旦興學不見其艱直與三代同其歸　先公之
所以自期可知已於是又推其望於人蓋曰人不可
不學　則明矣進而入堯舜之域不學昏矣陷而爲
桀紂之流蓋人性之善堯舜至寶之是以韞而有之
德盛而業廣日吉而以享桀紂瓦礫之是以擲而棄
之德臭而業墮日凶而以廢堯舜人所希也桀紂人
所賤也德比桀紂孰不恥也然桀紂人也猶是倫也

人而不能擴其道而充其用是飛走之不若也飛走
蠢然一物耳從爲其日損生物以自養故各循性趨事以自
竭若然者效報而何人日損生物倍蓰飛走而其效報乃
不比而可乎是以聲乎有學也夫天既錫人以至寶矣其
爲寶也極大至真靈妙莫測善充之與天地參苟不
充與尾磔無以異也尾磔物也頑然無情者也而其處
於世也不靡半粟不爛寸帛而有尾磔之用今學于
此者道義弗明綱常弗惕爲子不孝爲臣不忠少長
之序不慎朋友之信不守不供職而竭力不仗義而
效死唯食粟衣帛而已是尾磔之不若也其責在學

子先君之盛意如此其昭也而職教導者不能
遵奉盛美而贊揚教化是使夫昭昭者反冥冥也孰
曰能將順之耶故俾學于此者能明道義能惇綱常
能爲子孝能爲臣忠能慎少長之序能守朋友之信
能供職而竭力能仗義而效死凡言之與行皆能反
桀紂而學堯舜又能隨天賦各盡其分與尾磔飛走
頑然蠢然者大異而參贊化育之功有資者必賴循
循善誘之勤焉其責在準等說命曰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況乃盛意若斯昭昭也予準雖庸劣陶鎔人材使
天下後世稱多士所在朝曰濟濟野曰赳赳而鳴盛

於家國者、其任大其道遠、而不得辭、跛蹇必期、素程、
願竭駑鈍、弗斃弗止、然至其成以否、則　先君既逝、
在　嗣君與國相紹述如何耳、非準所得而專也、
於是衆官諸生羅拜而退、此在畫中關繫之尤鉅者、
故準退而特詳書之、實文政之二年也

重題講堂小誌　庚辰

小誌之編既成、而畫記等篇方作、其記畫旨教法為頗詳盡、初小誌之作、有急成編而未備者、故今併與講堂諸圖祭告儀文、因類附載、而小誌之冊始為完備矣、初準適江都謀學政也、古賀精里先生有贈序、其論古制今弊、酌古法為今制之意、明備詳悉、即準所遵奉從事也、故今又併錄之、亦以備後之鑑裁云、

庚辰人日準又識

琴說 庚辰七月

琴之作在於人而其理在於天爲其作在於人故其理亦在於人爲琴本非一物所作二三合而成爲故其理亦在於二三物爲及其二三合而爲琴則其理全在於琴而琴之運用不在於琴乃在於人爲琴之爲物善鼓之能使鬼神鼓舞然琴不能自用必待乎人爲夫天有琴之妙聲時宜出之以鼓舞鬼神而不自爲乃以附於琴〻亦所不能自爲乃待乎人爲故天之欲天地和平人心和協也必由琴以達爲惟琴不能自用天必令人掌之矣然則琴之妙用而運之亦在於人和平天地和協人心是乃琴之妙用而運之亦在於人

而人之姑用本在於心爲。余雖淺陋。豈自視以小哉。
此理吾因琴得之。故作琴說

罇銘 并序

辛巳七月

夫罇者。有家常之器。而不可一日少者也。是以家而無罇。何緣叙親疏之情。接新舊之歡乎。罇之於家。其不可少也。如此。然盛之無數。用之無時。則敗家亡國之釁。由是而起。爲可不懼且戒乎。故銘以自警。銘曰

罇乎罇也　用乃不均　惟我自盡　禍福存人

論河圖洛書相為經緯者已

河圖洛書之出。雖時有先後。相為體用。經緯。河圖體也。洛書用也。猶之卦畫先天後天相為體用也。蓋先天體而後天用也。夫先天之易交易是也。交易是天地生成之象也。故先天為體。後天之易變易是也。變易。則聖人裁成之法也。故後天為用也。河洛之為體用亦復然。河圖揭全數。故凡天地之間。法象出于自然者。莫不皆準焉。凡涉体數者皆是。河圖體數故也。洛書列九數。故凡天地之間。制度涉乎人作者。莫不皆則焉。凡涉用數者皆是。洛書用數故也。是故非河圖體無以立。非洛書

用無以行。是故河洛相須。而後天地體用之數為大全也。是乃相為經緯相為表裏者然也。豈復識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乎。然則非河洛一其源。何以至如此。互變之妙哉。由是觀之。漢志之言豈不信哉。

文會引壬午三月

天地之大也日月星辰縣焉山嶽江海載焉草木鳥獸蟲魚生焉此天地之繁然成章而可觀者也人之繁也大焉禮樂制度小焉威儀言辭此人事之煥然成章而可觀者也夫天地生而不制禽獸蟲魚制而不裁惟人也裁而成之輔而相之使其各得宜焉故天地之大人事之繁能記而載焉布之天下垂之無窮者一磨墨一運筆乃備其焉是文之所以不可已者也然不熟乎文辭行焉而不達傳焉而不遠無他失文之所以文爾故文辭在嫻而熟之耳於是同志結社刻

權營文廟祭后土氏儀 壬午六月

告后土氏文

府學舊有先聖神像。弗廟弗祀。安庫是仰。弗祀非義也。既白薦享。弗廟非禮也。方議柱礎。伏以地隘難拓。權制允宜。營建廟貌。維址維基。日子惟卜。遇茲良辰。明薦在列。虔告土地之神。

權營文廟成祭先聖儀 壬午

前享三日。獻官以下齋戒。散齋二日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得刑罰不預穢惡致齊一日專專得行其餘悉斷 前享為壇埸於廟之壬地。深取是咨物。前享一日。掃除廟內外。濯溉器物料理餘具衆官皆常服。掌儀帥執事者升設 先聖神位於廟內近北。南向。設案一於 神位前。案上肆祭器左二籩右二豆皆南肆

告先聖文 壬午

維文政五年歲次壬午六月癸卯朔越丁卯僊臺府
府學；頭大槐清準等敢昭告於至聖先師孔子混
元肇判聖神立極惟道有統惟聖作則伏惟先聖出
類拔萃爰集大成述古垂憲萬世作程聖教洋溢施
被海東於吾府學舊有聖容祀典有闕公命督工
權制廟宇今夏訖功卜日斯吉爰奉是拱尚貺安止
日聖神明啓迪衆志永俾有成敢以舍菜之禮謹修
虔告尚饗

苟美堂記

壬午

凡事期速成而不速成。與不期速備而速備。是二者天也。非人也。是以務修緒者。董治不勗。工力不至。而望乎速成者。誣天也。謀居處者。華麗不勤。完全不蘄。而獨能速備者。循天也。循天者。其事自能成焉。誣天者。其事(不肯待時至。時至。而然)能成者未之有也。余以文化六年己巳九月。既受改作學宮之命。踰月又權知府學之頭事。厥明年十月爲府學之頭。於是令準契家口。從官舍。雖然學宮未就。無舍可居。以故遷延數年。迄于講堂成之明年十二月朔。始徙官舍。實文政之元年也。官舍雖二

屋。未加修繕。湫隘不可言也。故予所挈唯子兒二僕。
子二兒曰格曰礼。計年八若四。以故恒寢食於人。
二僕亦僅十七八。饔餐纔給而已。居十五日。余新進
爵遷秩。至此家口不聚不能居室。僕從不備不能供
職。況歲方逼除。夕是以細君亦不得已。日念九日。携
家口來從。於是自婢僕至器用財賄。始略備焉。余莞
爾顧細君曰。嗟吾居室。余未始期速備。而速備。吾亦謂之天。豈為誣
矣哉。細君乃曰。吾是謂人。然則非人歟。余曰然。々以
文廟未就。是以二屋未遑加修繕。遂迄至文政五年
文廟成。更九四年。始營聽事。室堂二屋。從加修繕。又
更搆外舍二屋。其修補令復。不期速成。而屋舍漸次
成焉。余於是欣々然喜曰。婢僕財賄不期速備。而既
速備。城焉官舍復不期速成。而亦既成焉。今又
苟美矣哉。遂以命堂。

硯銘癸未

硯乎維堅磨而不磷直而溫兮其質如璘不朽之業
日新之德管城同心能供厥職

栽十葉錦記 癸未

十葉錦蓋謂十葉合看如錦也其為葉不止於十而云爾者蓋舉大數名之也余嘗見回西風錦者十葉錦蓋其一種而西風錦乃鷄冠花之別種也歟故西風錦者碧葉全類鷄冠而細尖其紅待西風颯々來雁愁々之日卽生故亦名曰雁來紅其葉變態之際葉々碧與紅叙色々有淡有濃色樣多般爛然成章而同綜於一莖故不別着花而有錦之稱也其結實也有苞形全類鷄冠而每葉間數苞聚結十葉之錦莖葉子苞一如西風之錦而其播種也甲析卽色別其

始生深紫欺玄而日夜滋榮以至六月紅即生不待
西風颯洒也其色紅乎嫩玄乎老一莖老與嫩分而
葉々色自此老乎不變嫩乎自葉首旋界老一葉如
叙昆季葉々皆化老而止其變態之際其色
有淡有濃爛然如錦故不別著花而亦有錦之稱也
夫余前此五年得鷄冠花栽之文以稱奇花之尤今
又得十葉錦而栽之既閱二三月審其色樣變態乃
抵掌曰天地造物之妙無窮如是歟卿也謂鷄冠花
中之奇鷄冠雖奇其賞在花今夫十葉之錦以葉易
花比錦賞之寔奇之又奇者歟於是悟造物之妙無
窮而益知物理之不可不務窮極矣夫文政六年七
月

筆賛 癸未七月

掉爾妙舌騁爾絶技龍蛇走兮雲烟飛止所往古來今
誰以爭能徒弄者廢善擇而興塗擦重易非汝之真
克知所擇今古精神

朝聞道夕死可矣說 癸未七月二十八日

夫人有生必有死故死人之所不免也然其生也有道由爲而不知是冥行而已耳是之謂醉生々々者罔然生而無可順之道生爲能爲重死爲能爲輕故醉而生不如覺而生也是以故學者必貴窮理理之不務窮欲遂覺也不覺而斃是徒死而已耳是之謂夢死々々者昏然死而無可安之理生爲能爲有死爲能爲無故夢而死不如醒而死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人之於道既得聞時即死不爲憾矣若不得聞豈以遂死爲可乎聖人發是言者所以見道之

不可不遍聞也學者其可不勉哉可不勵哉

卷完

韻學提凡贅録

平泉大槻清準子繩著　受業　佐藤損
小野寺順　輯校

魯西亞板世界分合圖和解序

古設乎象胥之吏將以通於萬方殊俗之言也今開乎飜譯之局將以廣乎外國有益之業也通言在通於言而已廣業奚止廣乎業也將以成乎經世有用之務也蓋遠西諸邦其俗尚機慧故窮理格物精妙入神是以乾象坤輿曆理醫術之精銃炮器械百工製造之巧非東方諸國所能及也若夫遠西教法專

收人心而僧侶攬焉如吾所奉孔氏之道則不然其原出于天而合外內者正大高明何待乎借他說贊之吾夫子之道非特同文俗奉之雖遠西之人亦崇之敬之矣蓋其道出于天也準嘗聞諸長崎柳圃云西教又烏可問也況乎遠西教法象巍所禁固不得問也今夫乾象坤輿曆理醫術之精與夫銃炮器械百工製造之巧如獲其書而有益於國家者可不譯而講之乎然譯之有序講之有方苟非通彼文者誰謂易然乎初寬政時我與東海上船人航海而漂流寓魯西亞地方數年總主聞而憫之發使護送之其舶方以文化甲子九月達我西海崎港漂客囊中有世界分合圖五幅即在彼國所購得者厥明年既歸鄉後皆佚而落于一士人之手愚兄清臣借觀語準準以語國相遠藤君君乃令其盡女獻其圖即索通其文者無識者唯邦人大槻春澤獨曉其爲魯西亞之文曰是可譯也春澤時以醫事藩戚族前澤邑主準乃建議開局飜譯地圖遂令春澤當其事豈欲徒通於萬方殊俗之言哉將以廣乎外國有益之業也又將成乎經世有用之務也春澤自受命以來研精覃思飜譯其文與二三同僚勵志戮五年全圖譯書與洲別而五卷成所謂世界分合圖者歐邏巴亞細亞亞弗利加

亞墨利加凡四洲洲別爲圖合之各壤維符又別有
全圖一幅總五幅焉蓋遠西所刊世界萬國圖雖多
傳播東方者然如斯圖之精且詳者吾未之聞也今
試舉其一二論之蓋曾西亞疆域之大既居世界五
之一是以其所隣接殊俗不知亦幾百千也若夫曾
西亞疆域則以虛線別之蓋其爲虛線也一星一畫
以記里程故曾西亞最詳隣接諸邦次之其他衆邦
可以准知但野作諸島形勢爲差異耳然遠西所刊
而傳播東方者如斯圖之精且詳者吾未之聞正爲
是爾今夫人之爲道吾夫子之教至矣盡矣遠西教

法固在吾所不問爲若夫譯地圖之所以爲業則地
體混圜海陸甄別萬區一球方俗各種山川體面路
津通塞凡地之理當皆推究此亦經世之要務而通
儒學殖之所以當窮格而兼有者也古之人有曰通
天地人曰儒故儒而不能兼天地而通之孰曰通儒今
夫人之爲道夫子之教至矣盡矣不借他說唯問天
問地求其詳於遠西故自乾象坤輿曆理醫術之精
以至於銃鉋器械百工製造之巧苟有益於國家者
嗣而得其書將皆譯而講之豈欲徒通於萬方殊俗
之言也哉將以廣乎外國有益之業而成乎經世有

用之務也苟爲不然經世之務有闕而通儒之道未盡也故飜譯之業姑從地圖始飜譯開局在文政之二年春二月經凡五年和解書始成準於是書所嘗持論遂序文政六年癸未秋八月

世之宗漢學者或邪視西說主西說者亦或腐視漢說劃然如不胥容者如我平泉先生則不然教專奉孔氏而不貳其他問天問地求其詳於遠西其取捨得公正如此余未聞世有此議論故抄出以告夫偏主漢西者

損謹識

苟益于國家者雖殊俗異邦之言將取以成經世務

徹山公遺愛松記 癸未

府學有三松樹皆名木焉一在於講堂西南數十步一在於講堂東北十餘步皆白松五鬣而種則別其一在於講堂西北食堂之庭錢糧等諸務局之間而鬱葱影於交衢焉其種二鬣而非赬幹又與白松別此乃徹山公遺愛之松也三松樹其大六圍若七圍乃舅立竦而胥望焉但影於交衢者其樹尤巨而地據其要是以凡來乎府學者皆望而至茲松舊在蠻舍中庭徹山公嘗觀於其庇學之日而稱其可愛以故獨尤顯厥後歷三十餘年準方奉旨大營講

堂於是讌會畫而為食堂及錢糧等吏務之諸局而松樹依然不變其方也前二樹因增築廣地併歸于域內故獨蕭然立於屋處而與西松獲所者不比也西松乃徽山公遺愛取存故桎梏而護之雖枝小不得私泄之矣徽山公稱茲松豈特愛枝葉蓊鬱而已哉蓋寓學興衰於茲樹云爾不然一松之蓊鬱豈足多乎哉方今學制恢張節目畢舉於是睹松之愈久而愈益鬱茂則徽山公微意取寓固非二松可比善觀者在今日觀之必默而識之哉

八月念日

邀賓賦 并序

今茲癸未九月西肥三客來探奥東諸勝歸路過府學顧余官舍各裁詩見贈西孔錦更投金華賦鏗戛作金石之聲堂弟士廣聞而美之賡賦松島餘韻頗鏗然余亦倚韻賦邀賓不自知其調愈下歌以衍賓雖其作或似效顰其意如投轄庶幾賓少聽而留焉

辭曰西肥三客轉游軒陸州路東奥二生迎文旆濺水于客乃既縱所學何羈於官趍烟霧與翠嶺涉月峽暨風灘時駭丹楓之始落候憐黃菊之猶殘雖嗜嗜兮從鳴鳳翩裔兮驂翔鸞爾乃還轅過府泮林

之景何遽倒屣接賓空谷之情乃盤觀夫繡腸唾玉
爛璨花綴彩筆吐雲鬱勃龍蟠遐陬原乏風騷將與
府暫開李杜壇若乃人情坦易原來如履周道世路
崎嶇動輙似濟峻湍今夫投之木李報乃珠玕晴軒
語德溫如玉虛室論交臭似蘭至若遊松島而探妙
境之奇景登金華以極大洋之偉觀一邱一壑籠罩
而輸紙上萬象萬形網羅以入毫端詩本言情落落
旣凌陶謝文能載道駸駸欲逼孟韓風神蓊勃吐章
不竭妙思淋漓濡筆何乾寔是詞林之鉅枝大葉學
海之高浪洪瀾況乃攀天根探月窟飛霞佩卷霧紈

張搏南溟之翼把投東海之竿遠御西風冷來吟秋
月寒兼三絕并四難若乃蹻足躡名山之岌岌啓脣
吞巨海之漫漫攻長城兮詩律密破堅陣而筆鋒攢
誰是論乾坤大我能覺宇宙寬於是乎傾盖便離已
異乎轄投井歸鞍頻促何同於鴻漸磐後生或得披
夫須附驥尾老朽唯當服逢掖安儒冠歌曰看君文
章玉巑岏光芒爛如百星丸賦成富贍琛奇殫機杼
風骨由修完峩峩高標披霧看熊度豁然露心肝換
骨何必問金丹暫向仙城整羽翰

題泮林餘響

西肥三客善哦將大其哦也泠然御西風連袂而來松島月金華瀾哦聲動天地繁聲響路而歸其歸也錚錚然哦而過府學之門哦聲響泮林余曰美哉聲乎琳琅若出金石當是時能知其音導之下上其音以周還者奥東二生也余得以老朽錯吻於其間不亦斯幸乎三客既去哦聲遠且長停遺響於泮林是哦之尤善者二生恐遺響空委泮林而烟偕滅胥議以為冊問名於余曰若以實題曰泮林餘響且為誌其由云文政癸未秋杪平泉大槻準題

跋佐容翁奉謝帖 癸未十月五日

士廣日獲佐容翁書補褒爲帖需予跋吾聞之容翁世以繪事仕吾藩蓋容翁天禀太高是以及其學於游佐木齋有聞性天之蘊則不能職畫之自賢遂辭其祿其識見如是故其書道勁可玩也其在當時一時名流若白石鳩巢二先生若徂來南郭廣澤諸家皆所與交也乃容翁學殖之富又可想吾藩人士至今爭購容翁金玉藏之者良有以也遂跋

斷金餘屑引

士廣吾同堂弟也去年夏來遊府學旣踰年業暴進擢而列教職是歲仲冬士廣乞暇還江都省椿堂同社悵然惜其別唾珠裁錦鏘〻然爛〻然爭投以華其行於是二三子慮其散佚輯綴成編余序之求余閱之皆同心之言各述其志矣或曰言志各不同得謂之同心之言乎余曰不然雖言志不同而揆其道同出於一塗然則其人可不謂之同心乎其言可不謂之斷金乎旣已斷金矣此特其鎖屑耳故目其編曰斷金餘屑遂爲之引文政癸未仲冬平泉大槻準

觀 觀夫無垠之地球之一物其體大無倫
論之觀夫外界之地球者亦無邊無涯故四其邊
涯且若干 然至地球人但作論之涯分外球面但作
論之涯分內面但作論之涯分內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
但作論涯分內面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
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
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
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
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球面但作涯底論